

總序

誰說得準呢？

文：張秉權

無論是否承認這是個「後現代世界」，無論是否承認「後現代世界」的特徵是壓縮時空，是磨平深度，我們的確處於一個輕視歷史，只重即時的世代。

表演藝術的「現場性」使這個世代特徵顯得更形合理。我們要面對即時的觀眾，我們希望觀眾有即時的反應，我們要取得觀眾對這個戲的即時觀感……。當光影褪去，人散場空，留下來的，就只讓數字來發言了。這些以人、以銀元為單位的數字，甚至成為這個作品那個作品是否值得「復活」起來再見觀眾的主要考慮。

戲劇「演出」當然不是為了未來的觀眾。但是，未來的觀眾，會不會從現在或過去的作品中找到值得欣賞的東西？無論那是「演出」的記錄，還是配合「演出」的其他資料，例如劇本，例如背後的經驗？

總有一些東西是超越「即時」的。我們深信。

在「歷史」作為獨立科目，漸漸要淡出此地的學校課程的時候，身邊有人溫柔地用遊歷、記述、攝影、出版等手法，勇猛地以集會、示威等姿態，努力要讓過去留下。

我們現在做的，或許是類似的一種努力。演出過去了，人與團都淡出了，但是，曾經有過的不會「都」過去。經過有心人的時空「壓縮」和「還原」處理，它們甚至會更顯美態，更能夠現在與未來的人所理解。

誰能說得準呢？

（寫於2011年6月）